



逃出13号牢房

[美]杰克·福翠尔 / 著 洪梅 / 译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世界经典侦探故事

逃出13号牢房

[美] 杰克·福翠尔 / 著
洪梅 / 译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逃出 13 号牢房/(美)杰克·福翠尔著;洪梅译. —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 4
(世界经典侦探故事)
ISBN 978-7-5342-6409-2

I . ①逃… II . ①杰… ②洪… III . ①推理小说—美国—近代 IV . ①I712.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5458 号

世界经典侦探故事

逃出 13 号牢房

[美]杰克·福翠尔/著 洪梅/译

责任编辑 楼 倩

封面设计 尚左志远

内文制作 天庐视觉

责任校对 倪建中

责任印制 林百乐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116000 印数 1—10000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42-6409-2

定价: 1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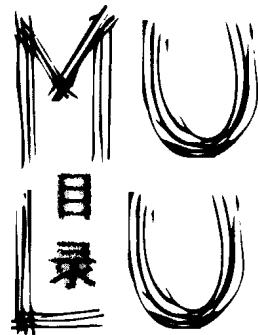


杰克·福翠尔

1875年4月9日出生于美国乔治亚州。美国杰出的推理小说家，短篇黄金时期的代表人物。成名作为《逃出13号牢房》。里面的主人公“思考机器”凡杜森教授成为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推理人物。

此后，福翠尔陆续创作了40多篇“思考机器”系列故事。这些故事中的许多诡计内核都开创了推理史上的先河：例如《水晶球占卜谜案》中的影像诡计，《火车包厢命案》中的角色互换诡计等，凡杜森教授也被誉为美国的“福尔摩斯”。他与福尔摩斯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热衷于从证据出发的“物证推理”，而前者主要依靠逻辑思维，即“心证推理”破案。

1912年，杰克·福翠尔在“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中与世长辞。



“思考机器”凡杜森教授	1
逃出13号牢房	7
幽灵汽车	61
失踪的银行巨款	83
死神来了	107
神秘绑架案	147
火车包厢命案	177
喷火的鬼	195
水晶球占卜谜案	243
► 解密档案	264

“思考机器”凡杜森教授

“SIKAOJIQI”FANDUSENJIASHOU



这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二十五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象棋大师众口一词地宣布。这些大师们相聚在波士顿，参加一年一度的国际象棋锦标赛。国家象棋大师们对事务的看法向来是千差万别，但此刻每个人都毫不犹豫地说：这是人类智慧无法企及的。一些人为此争得面红耳赤，一些人蔑笑着不发一言，还有一些人称此事“荒谬到了极点”。

这场争论是由著名的科学家和逻辑学家——奥古斯都·凡杜森教授的一句不经意的点评引发的。他过去常常因一些即兴之语而掀起轩然大波。事实上，他在科学界是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他曾发表了一篇惊世骇俗、颠覆传统的文章，气得一所知名大学解除了他哲学系主任的职务。后来，该校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想颁发荣誉学位给他。他不计前嫌地接受了，让大家觉得受宠若惊。

二十年间，全世界的教育和科学机构都踊跃给他颁发各类荣誉学位。他有法国、英国、俄罗斯、德国、意大利、瑞典、西班牙等各个国家的学位，许多学位名称连他自己都一知半解。众所周知，他是科学界脑瓜最好使的人。他喜怒无常的性格在六七个科学分支中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有一段时间，只要是他下的结论，其他科学家们都尊敬地照单全收。

这段造成整个国际象棋界一致强烈抗议的言论，是他与其他三位有名望的绅士们交谈时提出的。其中，查尔斯·埃尔伯特恰好是一名国际象棋爱好者。

“国际象棋是一种复杂的大脑功能运用，”凡杜森教授用一贯不耐烦的语气说，“是种耗费精力的活动。在所有的抽象问题中，国际象棋可能是最棘手的，但只要逻辑思考能力强，就能成为国际象棋高手。逻辑能解决任何问题——不是大多数问题，而是所有问题。只要彻底明白逻辑思考的原理，就能打败最伟大的国际象棋手。这是毫无疑问的，正如无论什么时候二加二一定等于四一样。我不会下棋，因为我从来不做无用之事，但只要我花上几个小时，琢磨一下游戏规则，就能击败任何一个终生下棋的人。那些职业棋手思维僵化，陷在象棋逻辑里无法自拔；我的思维则不同，能够在逻辑的海洋中自由徜徉。”

埃尔伯特博士大力摇摇头，斩钉截铁地说道：“不可能。”

“凡事皆有可能，”科学家厉声说，“人类的头脑无所不能，这是我们优于野蛮动物的唯一特征。幸亏上天给我们留下了这个。”

凡杜森教授挑衅的语气和嚣张的态度气得埃尔伯特博士满脸通红。教授用这种口气惹恼他人不是头一次了，尤其是那些和他一样地位显赫、见识超群的学者。



“你知道怎么下国际象棋吗？了解它不计其数的走法吗？”埃尔伯特问道。

“不知道，”仍是那种乖戾的回答，“我对这个游戏一窍不通。我只知道需要把某些棋子朝某些方位移动，直到对方的国王无法动弹为止，对不对？”

“是的，”埃尔伯特缓缓说道，“但我从没听过这么描述国际象棋的。”

“既然如此，那我就重申一次，一个真正的逻辑学家，纯粹依靠逻辑思维能力，就能击败任何国际象棋高手。再给我几个小时，熟悉一下游戏规则，我就能打败你，让你心服口服。”凡杜森教授盛气凌人地盯着埃尔伯特博士。

“别和我对决，”埃尔伯特博士说，“你说的是任何人——你可以打败世界上最厉害的国际象棋手。等你熟悉了游戏规则之后，你愿不愿意和当今世上最伟大的国际象棋手比试一下呢？”

“没问题，”科学家说，“过去的经验说明：要想取信于人，就必须委屈一下自己的高智商。我不妨再试一次。”

这就是引发那场国际象棋界激烈争辩的导火索。多年来，知名学者们一直不敢质疑凡杜森的论断，但这一回他们公开表达了对他的不满。一切安排妥当：在世界锦标赛结束之际，由凡杜森教授对阵锦标赛冠军得主。而这次

冠军最后颁给了已经六次获此殊荣的俄国人柴可夫斯基。

当锦标赛毫无悬念地落下帷幕之后，著名的美国国际象棋手希尔布里先生来到凡杜森教授位于灯塔山的蜗居中，和他切磋了一个上午的棋艺，最终希尔布里先生神情茫然地离开了。当天下午，凡杜森教授就要和俄国冠军对阵了。各大媒体均长篇累牍地报道该赛事，数百位国际象棋迷也拥入现场，希望亲眼见证这场超乎寻常的比赛。

凡杜森教授走入会场时，引发了不小的骚动。他身材羸弱，像个小男孩，瘦削的肩膀被硕大的头颅压得直不起来；他头戴八号帽子，双眉像穹顶似的竖着；头上的黄发又长又密，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他蓝色的眼睛总是眯成一条缝，透过厚厚的眼镜片向外扫视；他脸庞窄小，面容洁净，面色苍白如同终日不出实验室的学者；他的嘴巴紧闭成一条直线，双手异常白皙灵巧，手指也特别纤长。从外表就能看出，这位五十岁的科学家几乎没进行过任何体育锻炼。

俄国人笑容满面地坐在了棋桌旁。他完全不把教授放在眼里，有点“陪他玩玩”的心态。其他棋手都好奇地围坐在四周。凡杜森教授以王后开局。他毫不迟疑地移动棋子，到第五手时，俄国人的笑容消失了；到第十手时，所有的棋手都紧张起来，俄国冠军也开始为自己的荣誉而全

力以赴了；到第十四手时，凡杜森将自己的车移到了后四的位置。

“将军。”他叫道。

俄罗斯人反复思考，决定走马去保护国王。凡杜森教授看着棋盘，身子向椅背一靠，十指指尖轻触。他双眼不再看棋盘，而是迷离地望着天花板。整整十分钟，他不发一言，接着他平静地说道：

“十五手之后死棋。”

全场惊呼一声。技艺娴熟的棋手们琢磨了好几分钟，才证实了这一结果。俄国冠军心中有数，脸色苍白、神情茫然地倒在椅背上。他没有惊讶的神色，只是觉得整个比赛太不可思议了。突然，他站起来，握住了对方纤细的手。

“你从没下过国际象棋？”他问。

“没有。”

“天哪！你不是人；你是个天才——一部机器——一部思考机器。”

“这只是小孩玩的游戏。”科学家不以为然地说，语调中没有一丝惊喜，仍是一贯不耐烦的冷淡口吻。

这就是天才教授凡杜森登场的全过程。新闻记者哈钦森·哈奇将俄国人对科学家的这个称谓诉诸报端，自此凡杜森就一直被世人尊称为“思考机器”了。

逃出 13 号牢房

TAOCHU 13 HAOLAOFANG





鉴于他在科学领域的杰出贡献，奥古斯都·凡杜森的名字后面跟着一连串的头衔——Ph.D., LL.D., F.R.S., M.D., M.D.S, 都是不同的教育和科技机构颁给他的。他的名字配上这么多头衔，着实令人印象深刻。

他的长相也跟名字一样引人注目。他身形单薄，瘦削的双肩向下垂着，脸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因为长期在室内从事伏案工作，他的脸色有些苍白；他的眼睛总是眯着，这是经常看细小东西养成的习惯，透过他厚厚的眼镜片，能看见狭缝般的水蓝色眼珠；更与众不同的是，他有一个高而宽的额头——高度和宽度都超乎常人——以及一头浓密蓬乱的黄发。见过他的人，会觉得他长得特别，甚至有些诡异。

凡杜森教授是德国后裔，他的历代祖先都是有名的科学家，因此他也天生具有非凡的头脑。他的首要工作是研究逻辑学，在他五十年的生涯中，有大约三十五年是用来证明二加二总是等于四——除非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才有

可能等于三或五；他相信有因必有果；他集祖先智慧之大成，致力于解决各类疑难问题。顺便说一下，凡杜森教授还有另一个独家招牌：他总是戴八号帽子。

在一次国际象棋比赛上，他用实例证明了一个从未下过国际象棋的人，通过运用逻辑思维，能够打败一个以棋为业的世界冠军。新闻界因此称他为“思考机器”！这个称号也成了他的代名词。比起他的其他一连串头衔，这个称呼最贴切，因为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隐居在他狭小的实验室里，思考着一些震惊科学同仁、轰动全世界的事情。

除了少数的几位访客，思考机器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来访的通常都是些颇有名气的科学家。他们一起探讨问题，在观点激辩中获得信服的结论。这天傍晚，查尔斯·兰塞姆博士和阿弗列德·费尔丁博士两人来访，和他商讨一个尚无定论的理论。

“这绝不可能。”谈话中兰塞姆博士干脆地说道。

“凡事皆有可能，”思考机器回答也同样的干脆，他说话一向直来直往，“大脑是万物的主宰。当科学界完全接受这一事实时，就会有飞速的进步。”

“你认为能造出飞船吗？”

“完全有可能，”思考机器断言，“将来一定有人研制出

来。我现在太忙了，要不然我也能造出来。”

兰塞姆博士善意地笑了。

“我早听你这么说过，”他说，“但一点意义也没有。大脑也许是万物的主宰，但这只是抽象意义上的。有些问题不是想一想就能解决的，就算是想破了脑袋也不行。”

“比如说？”思考机器反诘道。

兰塞姆博士吸着烟，想了一会儿。

“嗯，就拿监狱来说吧，”他答道，“没人光靠动脑筋就能逃出监狱。如果真是这样，那监狱就没犯人了。”

“我还是那句话：一个人只要肯动脑筋，就能逃出监狱。”思考机器烦躁地说。

兰塞姆博士觉得争论越来越有意思了。“我们假设一下，”他停顿一会儿说，“以一个关押死刑犯的监狱为例，里面的犯人绝望透顶，死亡的恐惧使得他们不顾一切想要逃出去。如果你被关在这样一个地方，你能逃得出去吗？”

“没问题。”思考机器答道。

“当然，”费尔丁博士第一次插话了，“你可以用炸药炸开牢房。但如果你被关在里面，就没机会接触到炸药了。”

“我不会那么做，”思考机器说，“就算你们把我当成死刑犯一样严加看管，我还是能逃出去。”

“不可能，除非你入狱前准备好了逃跑的工具。”兰塞

姆博士说。

思考机器显然有些恼火了，他瞪大了眼睛。

“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把我关在哪所监狱，哪怕只给我必备的衣物，我都能在一周内成功脱逃。”

兰塞姆博士饶有兴趣地挺直了身体，费尔丁博士又点燃了一支雪茄。

“你真的认为靠思考就能越狱吗？”兰塞姆问道。

“是的。”

“你说真的？”

“当然。”

兰塞姆博士和费尔丁博士沉默良久，最后费尔丁博士又问了一次：“你愿意实际验证一下吗？”

“没问题，”凡杜森教授语带嘲讽地说，“为了向别人证明我的理论，我还干过更离谱的事呢！”

科学家咄咄逼人的态度把对方也惹火了！虽然这事荒谬透顶，但既然凡杜森教授愿意亲身尝试，那就给他这个机会吧。

“试验现在开始。”兰塞姆博士补充说。

“我希望从明天开始，”思考机器说，“因为……”

“不，从现在开始，”费尔丁博士冷冷地说，“你被捕了——虽然只是象征性的。但你被关在监狱里，没有事先警



告，不能和朋友联系，和其他死刑犯一样受到监视和管制。同意吗？”

“好的，就从现在开始。”思考机器站了起来。

“假定被关进奇泽姆监狱的死牢。”

“就被关进奇泽姆监狱的死牢。”

“你打算穿什么？”

“越少越好，”思考机器说，“鞋、袜子、裤子和一件衬衫。”

“你愿意被搜身吗？”

“我的待遇和所有的囚犯一样，”思考机器说，“不要多也不要少。”

试验开始之前还有一些准备工作要做，比如获得政府以及奇泽姆监狱方面的许可等等。不过三位都是颇有社会声望的人，因此一切都通过电话安排妥当了。他们通知了监狱委员会，解释说这完全是场科学实验。对方一边不明就里地答应了，一边说凡杜森教授将是奇泽姆监狱有史以来最尊贵的囚犯。

思考机器准备好入狱时的必备衣物后，就叫来了一个矮个子的老女人——这是他的管家、厨娘兼女佣。

“玛莎，”他说，“现在是九点二十七分，我要出门去。一个星期后的今天，还是九点半，这两位先生，可能还另有